



心經附註
二

9213
630
2





心經附註卷二

西山真氏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
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
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誠其意謙讀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
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
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
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鄭氏曰**厭讀為厭厭黑閉藏貌也○**朱子曰**厭然
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
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
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
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
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又曰心無愧怍則廣
大寬平而體常舒泰○**附**
程子曰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宋子曰有無德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德便是
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峯饒氏曰天德即正心脩身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之處
○又曰有人曾中
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
善又若有著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
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昏心疾或問方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曾中則奈何南軒張氏曰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曾中則
○又曰欲知得與不
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優裕
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端

度耳嘗有人言心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
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
賢因學而致心疾者皆以心病為言蓋恐學者持之太過而不可不失其所
謂勿忘勿助而剛致于心廣體勝乃有得手
○劉
德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鑿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
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
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朱子曰誠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概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即中庸所謂天下
心經附註 卷二 三

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西山真氏曰温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蘭溪范氏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欲謂已君子而多不免為常人或陷于太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掩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必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

度之間自以為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以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座右也。范氏其師承而朱子於其心箴有取焉其學誠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獨心也。○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

偷盜者且也
吐侯切

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分
數。荀子曰。心則夢。偷則自行。使乏則謀。某自十
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
去。不由自家。使底佛家。亦有所謂流注想。他最
得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問
自欺曰。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
陰有心於為惡。而詐於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
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無狀小人。豈自欺
之謂邪。此處工夫極細。在未便說到粗處。所以前
後學者多說差。蓋為賺却下文。小人間居為不
善。一段看了。○又曰。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
貌之見於外者。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

求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又曰。學
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
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
義理畧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只是
不為己圖好。看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耳。
○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云出學胡氏曰此
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
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
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間居為不善之小人也。
意有不誠。已言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
官也。○趙致道問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為幾善
必矣。

心經附註 卷二 五
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
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
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
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善惡雖相對
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
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未上下相達
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
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
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

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
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為
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而
於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至則此
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見
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
此兩端相對而生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
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原未發之
前已具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
同體異用之說也朱子曰得之

誠幾圖

誠

幾

善幾

此明周子之意

誠

幾

善幾

此證胡氏之說

按周子之所謂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惡與朱子所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益于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格也○附註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

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又曰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

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

朱子曰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

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

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一時舉林用中一銘以告學者曰有主

則虛神守其郭無主則實鬼關其室○按此下所

擬程張論心之說雖非正釋傳意然心存而有所偏勝心亡而無所知識者

皆不可不致謹乎此也○又曰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先生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

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此

語戒學者○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

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

可也○東萊呂氏曰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

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

大抵眉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

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

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又曰閱機事

而理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加種

下種子又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

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朱子曰心

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纔擊於

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事未

乘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

存在留中不能忘却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

是為物所繫縛既為所繫縛便有這箇物事及別

事來到面前應之便著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

之心榮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事物之來若小若大

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

事○東萊呂氏曰喜事則方寸○張子曰正心之

不凝定故擇義不正衛生不謹

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

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有

心經附註

卷二

七

著一休差

ナキ名ツト人ニハ云テ
スキナレトハ
イカバコトユ

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

光明西山真氏曰多者思慮紛雜之謂

○問大學誠意如何便可

以平天下龜山楊氏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心下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

正○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識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

コハ面白トナヨトアジワルヨフチ

正心吟詠一節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節說脩

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拾言

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

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

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下日因論

讀大學諸生答以每為念慮攪擾曰只是不敬敬

是常惺惺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

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

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操船須用篙

心齋附言 卷二

云ルイカ
我
カ

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箸。不便匙之謂也。
攝心只是敬。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
入水亦只這箇心。○問忿懣。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纔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又問公私之別。曰：譬如一件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

公私之辨。○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又問忿懣好樂。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
仁山金氏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何惡於是。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當怒則怒。怒而不遷。當懼而懼。懼而非懼。好則好。好而非欲。可憂則憂。憂而非傷。是爲得此心體用。

俳
誰戲
又

之正而非可以無言也。今以傳文觀之則
曰有所。一則曰有所。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
也固矣。忿而曰忿。懼而曰懼。好而曰好。樂而曰樂。
而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
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
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若夫無所喜怒憂懼。
而歸於寂滅。固非心之正體。有所喜怒憂懼而失
之。滯固亦非心之正用。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
留。其斯以爲正乎。非。○張思叔詒魯僕夫伊川先
生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按上下以辨六條。
○伊川先生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左成
癡。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
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
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
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安何懼焉。有人雖
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
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伊川涪陵之行。過澧瀕波濤。洄湧舟中之人。皆驚
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
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又曰。古
人有捨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殺身成仁。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

賦
受賄也凡此
程所得賄賂
皆早

色髭髮皆勝平昔明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

太常 戒格撰論議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

京養 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夫一患譽之微

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則不得

其正一警懼于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作其燭理

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弱文章則惡

其玩物過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

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患不盡

獲其全乎○按 臧氏所論敬與章句不令人然深有所

警于○朱子曰 某之氣質有病多在忿懣按 此下

條記 朱子正心之學當與伊川先生事參觀○王幼觀曰 先生一日說

及受賊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

配去徐 又曰今說八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朱子

者 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嘆

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

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

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

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

事○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

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

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又曰風俗

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鄉里有所謂五

通廟最靈恠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

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下飲遂動臟腑終夜次

心經附注 卷三十一

伊川先生論學

日又偶有_レ一蛇在_レ階旁衆人闕然以爲不講廟之
故某告以_レ臟腑是食物不著_レ關他甚專莫枉_レ了_レ五
通中_レ有某人_レ是向學之人亦來勸_レ往云亦是從衆
某以_レ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問人患多懼
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_レ莫若且強制此心使
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_レ子期只是理明了自是
不懼○偽學黨作或勸先生設學徒閉戶省事以
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其默足以容只是
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_レ合說底話亦不
敢說○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

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
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
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論語首章言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
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
刀鋸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曰孤令
入意思不佳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爲學窮理
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
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

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
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
足之意。從遊之士。誦其言。質疑。務學。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
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董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
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訕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
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
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
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
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
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
錯之天下無難矣

孔子曰和易正直子愛諒信
鄭氏曰致猶深審
也油然而新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
欲則樂矣又曰樂由中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
治躬又曰鄙訥入之謂利欲生
程子曰

鞭辟近裏著已
洛中言言之人詳集
スルヲ鞭ヲ以排ヒノケル
ヲ鞭辟ト云知則スル
中ヲアケテ通スル
近裏トハ我心ノ想
キヨク工夫スルヲ云
我心ヨリ深切ニスル
著已ト云鞭辟近
裏著已ト使フ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
美者明得盡本澤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宋子曰此
約大抵是要鞭辟近裏去令人皆是鞭督向裏心
都向外恰似一雙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繩將轉來
便得使吾輩
李端伯問每日常遇事即能知操
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
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

經附注 卷二 十五

又ト云
コレト云
コレト云
コレト云

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
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
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
生矣。○又曰。古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
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
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
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伊川先生甚愛表記
君子莊敬日疆。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縱放
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強是志強也。強氣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曰那得強也。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

自不覺其小。○又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
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又曰。懈意
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孟子云。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謂之自棄。言非禮義謂之自棄。言非禮義謂之自棄。
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
許多模樣。這是他自恣地。癡暴了。更不通與他
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只是我
做不得。任爾如何。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
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自暴是剛惡。自棄是柔惡。○問向所說。自暴作自
棄暴。與今集注。暴言也。不同。曰。言底是如暴其民。
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
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
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恣地。非議是他自恣。
這道理。○又曰。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
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與他人。如退產
相似。不肯伏批。退。○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

耳伏
私不用法中。及巴士
ト云テ要シ来ル子
カワヌ

玄物ニツケテラクテハヤイ

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南軒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不可怠惰而鄉晦宴息亦當隨時其以為鄉晦入宴息乃敬也。知鄉晦宴息之為非怠惰乃可。

論敬之理矣。○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

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

體也。西山真氏曰：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固不同也。心嚴重則身安舒心輕肆則身躁擾以身驗之斯可見矣。○節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

言初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

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

邪心。經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孔子所謂君

是者聖學之基必謹於此蓋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者也今稍摘其事以附用自警焉凡得十八條

元城劉氏嘗舉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

語客客曰非温公識見不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乃

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
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虛
蕩之事。一看即解散也。○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
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是一團和氣。所
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先生謂學者曰。賢者○明
道先生曰。其書字甚敬。非是欲字好。只此是學。只
此未放心。○藍田呂氏曰。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
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
須臾忘也。○龜山楊氏曰。翟霖送伊川。西遷道宿

僧言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曰。豈以其
徒敬之故。亦當敬邪。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
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
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
君子無所不用其敬。且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
若於似人而萌輕忽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常窺之。
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學者常用提。此心使如日之外。則羣
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字力去。提
提皆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苦着力。反不是。

心經附注 卷三

又曰朱公揆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千
六構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構書
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朱子曰和靖
尹公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之意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
粘之屋壁以自警戒喜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
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朱子曰陳才卿問程
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
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
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已如

針之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
程門高弟如上文所記楊且朱尹俱獨之事可謂謹嚴矣陳氏乃有此問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考
○先生病中接應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
聲曰爾懶惰教我也懶惰朱子曰某平生不懶懶
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真箇懶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
○康事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可
且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字細體認待有意味却
好讀書辨茲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
隱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
過江西與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叟獨去後面角頭

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
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陳才卿一日侍
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季人不曾行得○葉
賀孫請問語聲未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休鄉人
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
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見道理不分明
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糊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
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
是非○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
公常常縮著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有待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沈敬子曰僧家言
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曾困纒
一縱肆則咯然類放矣曰因是○先生看糊窓云
有此字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李釋云要好者
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先正於師
友尋常日用
之間一毫不敢自肆如此類聚而觀有不惕然自
警于於心者真所謂自暴自棄之人不可與有為
矣
○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
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
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
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

心經附注 卷二 下

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
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
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惑也。神雖不怒
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
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
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
自然莊敬。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以禮治身。
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
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
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

消黷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
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
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
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
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
敬。則易慢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冰火然。此盛
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
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
爲之主。夫既爲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於汙泥。非水
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

身也。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
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隱禮
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
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
頌正以行其義

孔氏曰反情反去情欲也此類比擬善類也○附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

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入無已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
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
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教且遂非不知
孰甚焉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
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
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言尤
甚遂作東銘○戲言戲動雖與姦聲亂色有間
然一向流蕩而不知檢則求其能反情和志以底
于順正之域不可得矣此張子所以痛絕之而學
者尤不可不自警也○又曰戲謹不惟官事志亦為氣所流
不戲謹亦是持氣之一端

西山真氏曰韓子與張籍書云昔者夫子猶有

星
ツク
ス
マ
ク
マ
シ

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言其為道哉而張子乃云爾何邪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子游而非正言故曰戲爾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可知百日之蜡十日之澤蓋是日也然民之燕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則持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以言之故既為東銘又發此語學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謔時志能不為氣所流否然後知張子真藥石之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謔也

上蔡謝氏曰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訐以為

直矣言何當巧雖內存而色厲色何當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者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仁之要後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孫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秉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而內莊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則實巧言令色之尤者聖人惡之上蔡於此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也然

心經附注

卷二

二十三

今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深故
詳論之使學者無滯思九察之甚而有以審夫用
力之幾焉○聖賢所論巧言令色與姦聲亂色處宜參觀
○朱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南軒張氏曰
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
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又曰詳考從古
聖賢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
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焉所謂閑邪存
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
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
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
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感則外亦正矣
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
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
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東匯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
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
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

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
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
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
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程子曰人雖不
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
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附註呂與叔曰嘗有一
朝士久不見伯淳謂日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

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云蓋恐回頭錯耳
得其欲者其意不過安於放縱而賤名檢然所謂罔
念作狂實基於此今據附四條學者不可不痛以
戒○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亦甚
勞且苦矣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之有他人
日踐危地乃勞苦也○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
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藜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
這敬字○王信伯曰伊川先生一日偶見秦少游
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
之拱手遂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
游面色辭然○張子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

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若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武夷胡氏曰**左氏公孫敖奔晉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辟趨蹶無不為矣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春秋謹書其事於教與何誅使後人為

公孫敖曰利ハカキラヌ

鑑必持其志修身窒欲之方也。**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當知戒可也。**朱子曰**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

小經附錄 卷二

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圖學記於天理人欲，推極言之，而未子之訓尤為警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欲忘道，則程子所謂人道廢而入于禽獸者，可立致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之掌上。所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心經附言 卷二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其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又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之。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保四海可也。○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為詳密。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 人皆有

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附註龜山楊氏
 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
 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朱子曰四端乃乳
 孟子有闢揚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
 如此闢揚墨是并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
 功○朱子曰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始
 說心。西山真氏曰孔子雖不言心然教人於言忠
 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功則所謂存

心收放心固在其中矣又四勿三戒絕四正心上
 工夫又四勿三戒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心也知其
 當戒而戒之亦心也子絕四意必固我皆心之病
 也好仁惡不仁者心之正也則孔子未嘗不言心
 特不指言其本體耳。○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
 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
 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問人
 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
 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纏勝則利欲之念便消
 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
 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
 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繆之意自消

此心之病也
 此心之病也
 此心之病也

俚 夫道自又狂之

世溪陳氏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取人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太本之所以立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勉齋黃氏曰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天下俚俚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

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浩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遠絕乃如此其教入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為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

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

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又曰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知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附註問仁兼四端意

朱子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過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惻隱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南軒張氏曰天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

人後之

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不仁為忌技為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霄壤之異可不畏與。新安陳氏曰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昔言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心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仁者人也

行作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字全未有知其心疑若其不同矣。然其不為物誘而純一無偽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附註或問雜說中以赤字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大人不失其赤字之心如何。曰以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字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或問程子以赤字之心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字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異乎赤字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本鏡之體既發則為水

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朱子曰**赤字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此字機關計此字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雙峯饒氏曰赤字如飢要乳便是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